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九十七回 狄經歷惹火燒身 周相公醜醜灌頂

何物毒婆娘！噁心腸，狠似狼，火攻忍向夫身上。燒紅脊梁，成了爛瘡，流膿流血居牀上。好堪傷！旁人不憤，屎尿劈頭將。

——右調《黃鶯兒》

寄姐進衙內去了。呂德遠手裡擎著個包袱，袖裡袖著兩封的二十兩銀子，來到書房。狄希陳在牀上睡著，問道：「你拿的甚麼東西？」呂德遠道：「是剛才兩個老婆子得去的銀綢，小人著人問他要回來了。」狄希陳吃了一驚道：「你怎麼問他要得回來？他就肯善善的還與你不成？」呂德遠道：「小的們料他也定是不肯善與，也費了許些的事，才問他要得轉來。小人著了快手賈為道、畢環兩個，帶了各人自己的子弟，共有六個人，在城外半路裡邊，等他轎到，喝他走出轎來，他雙膝跪下哀求，用強留了他的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賈為道兩個曾說出我知道不曾？」呂德遠道：「怎肯說是老爺曉得！這是扮了強盜劫了他的。」狄希陳道：「苦哉！他豈肯輕舍了這許多銀物？必定要回到縣裡遞失盜狀，纏我與他緝捕追賠。他必定還要進到衙裡告訴他的苦楚。萬一走漏了消息，我這殘命定是難逃。你這害我不小！」呂德遠道：「若做出這等事來，這也是真真的害了老爺。但小人豈不能慮到這個田地？叫他留下銀綢，將轎子都叫他回進城來，押了兩個婆娘上了船，看他過了那岸，方才回報老爺。又吩咐了門上的軍人，如有兩個山東半老婦人，老爺吩咐不許放進城門；又吩咐了大門皂隸，攔阻不許放入。他除非是會插翅飛進來告訴不成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得他過江去了不來告擾，目下倒也罷了。萬一後日我回到家去，如何是處？」

呂德遠道：「老爺只管送了他的銀綢，打發他離了門戶。難道他路上的拐帶走失，翻船被盜，都要老爺遞甘結，保他一路的平安不成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這也有理。奪他銀子的時候，胥感上與畢騰雲兩個在那裡？」呂德遠道：「畢騰雲就是畢環的叔子。眾人跑出來截轎的時節，他兩個故意妝了害怕，遠遠的跑開去了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事也做得周密。只是要謹言，千萬不可對裡邊家人們說。洩漏了機關，不當要處。」呂德遠道：「小人們豈有敢洩漏的理？倒是老爺要自己謹言才好。就是童奶奶面前，也不可洩漏一字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豈肯自己洩漏？」呂德遠道：「不然。聽得管家們說老爺有些混帳，不等奶奶略有些溫存，恨不得將外邊沒有的事都與奶奶說了，叫奶奶將入惡口的咒罵。」隨把那包袱裡的尺頭巾巾合那兩封銀子，都叫盛門子收藏別處，慰勞了呂書辦眾人。

狄希陳足足的臥牀將養了二十多日，方才勉強起來，出堂理事，赴各衙門銷假。吳推官打點待茶，趕開了眾人，悄悄問道：「仁兄，你忒也老實。『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。』你也躲閃躲閃兒，就叫人坐窩子稜這們一頓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那日經歷已是脫了衣裳睡倒了，他擠到屋裡，給了個湊手不及，往那裡逃避？」吳推官道：「仁兄，你只敢脫了衣裳先就睡了，這就是粗心。女人們打漢子，就乘的是這點空兒。或是哄咱先脫了衣裳睡下，或是他推說有事，比咱先要起來，這就是待打咱的苗頭來了。憑他怎麼哄，咱只說：『奶奶不先睡，我敢先睡麼？我倒不先起去開門，放丫頭生火掃地的，敢叫奶奶先起去麼？』你只別叫他先起來，別叫他後睡。咱穿著衣裳，還好跑動；他光著屁股，咱還好招架。我這不是相厚的鄉親，也不傳給仁兄這個妙法。」狄希陳道：「經歷那敢在衙裡睡來，是在衙門外書房裡睡覺。他偷了鑰匙，自家開出門來，趕了人個不穿褲。」吳推官道：「我還強似仁兄。我懼的是賤荊一個結髮嫡妻，怕他些兒罷了。那兩個小妾，我不怕他。在京裡觀政，賤荊在家，兩個也為了為王。後來賤荊到了，就狗鬼聽提的都不敢了。那象仁兄連妾也這們怕他！」

狄希陳道：「賤妾為王的時節，也是經歷的妻還不曾到。昨日叫經歷吃虧的，是經歷的妻，不是前日那為王的妾。」吳推官大驚道：「大老嫂多答到的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到有一月多了。」吳推官道：「大老嫂既到了，二老嫂也減些利害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『山難改，性難移』，怎麼減的？」吳推官道：「苦呀！兩下裡齊攻，要招架哩！」狄希陳道：「招架甚麼？只是死挨罷了。聞說新官有將到的信了，回到經歷自己衙內，合老大人鄰著牆，他怕老大人聽見，或者收斂些也不可知。」吳推官道：「這個別要指望。我這衙裡，要是安靜的，這倒也可以唬嚇他，說刑廳利害，別要惹他，惹的他惱，不替人留體面。就是我也好可以持故作威，鎮壓他鎮壓，如今我衙裡，晏公老兒下西洋，己身難保的，你唬唬他，他也不信，我也不敢作威作勢的鎮壓。還是咱各人自家知道，好歹躲著些兒穩當。」彼此笑了一場，開門辭出。

卻說成都縣新選的縣官姓李，名為政，湖廣黃岡縣人，少年新科進士，領了憑，便道回家，自黃岡起馬，前來赴任。狄希陳將素姐、寄姐合一班家眷，盡數仍回本司衙門居住；狄希陳自己在縣，同周相公料理交代文冊，不日與新官交代明白，回到衙門，仍做那經歷的本等勾當。素姐從家鄉乍到了官衙，也還是那正堂的衙舍，卻也寬綽。如今回到自己首領衙宇，還不如在自己明水鎮上家中菜園裡那所書房，要掉掉屁股，也不能掉的圓泛。吳推官查盤公出，那邊衙內沒了招災攬禍的本人，頗極安靜。眾人故把那刑廳間壁的勢力壓伏著他，也不免有些畏懼。這般野猴的潑性，怎生受得這般悶氣？立逼住狄希陳叫他在外面借了幾根杉木條，尋得粗繩，括得畫板，紮起大高的一架鞦韆，素姐為首，寄姐為從，家人媳婦丫頭養娘終日猴在那鞦韆架上，你上我下，我下你上，循環無端打那鞦韆頑耍。

狄希陳再三央說：「間壁就是刑廳，千萬不可高起，恐那邊看見，不當穩便。」寄姐眾人都也聽了指教，略略高揚，便就留住。惟這素姐故意著實使力，兩隻手扳了彩繩，兩隻腳踹了畫板，將那腰一蹲一伸，將那身一前一後，登時起在半空之中，大梁之上。素姐看得那刑廳衙內甚是分明，刑廳的人看得素姐極其事實，不止一日。吳推府查盤完畢，回到衙中，素姐也絕不迴避。分明亦見吳推府戴著魂亭樣縐紗巾子，穿著銀紅秋羅道袍，朝了牆看，素姐在上邊擺弄，吳推官在下面指手畫腳的笑談。一日，吳推府做了一隻《臨江仙》詞，說道：

隔牆送過鞦韆影，還教夢想神縈。而今全體露輕盈，堆鴉蟬欲顫，舞鶴蝶爭輕。 嫋娜細腰欺弱柳，應知蓮瓣難停。遙看俊貌擬傾城，只嫌來往遽，願住少留情。

寫在一個折簡之上，用封簡封了，上寫「狄經歷親拆」，差人送了過來。狄希陳看那「隔牆送過千秋影」，知道為這邊有人打鞦韆的緣故，所以寫此帖來。但那詞裡的句讀，念他不斷，且那「影」字促急不能認得。曾記得衫子的「衫」字有此三撇，但怎麼是隔牆送過鞦韆衫？猜道：「一定打鞦韆的時候，隔牆摔過個衫子到他那邊，如今差人送過來了。」遍問家裡這幾個女人，都說並沒有人摔過衫子到牆那邊去。狄希陳又叫人問那送字的來人，問他要送過來的衫子。來人回說沒有，方回了個衙名手本去了。心裡納悶，敬著了人往郭總兵公館請了周景揚來到，拿出吳推官的原帖，叫他看瞭解說。周景揚看得是個《臨江仙》詞，逐句解說與他，狄希陳對後邊兩個婆子說了。寄姐道：「老吳看見的一定是我。若是薛家素姐姐，先是沒鼻少眼，怎麼誇得這等齊整？」素姐道：「你鞦韆打得不高，他那邊何嘗看見有你？誇的也還是我。」以後素姐凡打鞦韆，起得更高，要在吳推官面前賣弄。他那邊看的女人不止一個，憑他褒貶，有得說是風流俊俏，有的說是少個眼睛。一日，吳推官又著人送一個東帖過來，上面寫道：

金蓮踏動鞦韆板，彩索隨風轉。紅裙綠襖新，乍看神魂撼。細睨參，卻原來少一個眼。

狄希陳拆開細看，又讀不能成句，只念得臨了一句「細睨參卻原來少一個眼。」寄姐道：「這情管是個《清江引》。你照著《清江引》的字兒，你就念成句了。」狄希陳念成了一隻《清江引》，素姐把吳推官背地裡惡口涼舌，無所不咒；但只依舊頑耍鞦韆，不肯住歇。一日，吳推官又著人送過一個封口的東套。狄希陳看那裡面寫道：

喜殺俺東鄰嬌豔，淡抹濃妝，丰韻悠揚，遠遠飄來粉澤香。
剛好牆頭來往看，不耐端詳，空有紅顏，面部居中止鼻樑。

——右調《丑奴兒令》

狄希陳再三讀不成句，寄姐也除了《清江引》別再不識牌名，又只得請了周相公講讀。周相公笑道：「裡邊女眷，有人少鼻頭的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想帖上有此意麼？」周相公從頭講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吳刑廳雖是個少年不羈之士，心裡沒有城府，外面沒有形跡，終須是個上司，隔一堵矮牆，打起鞦韆，彼此窺看，一連三次造了歌詞，這也是甚不雅。以後還該有些顧忌才是。」

狄希陳將周相公的議論，說與後邊，素姐連吳刑廳、周相公、狄希陳三個人罵成一塊，咒的慘不可聞。還是寄姐說道：「周相公是個老成的人，他往常凡說甚事，都有道理，這事應該聽他。我們也頑夠了老大一向，叫人把這鞦韆架子拆了也罷。」素姐道：「好妹妹！千萬不可拆去！這促織匣子般的去處，沒處行動，又拘著這城官的腔兒，不叫我出外行走，再要不許我打個鞦韆頑耍，這就生生悶死我了。」寄姐道：「頑耍也有個時節，難道只管頑麼？也不害個厭煩？我的主意定了要拆。」

素姐雖是個惡人，卻不敢在寄姐身上展爪，也便沒再敢做聲。等得寄姐往房中奶孩子去了，方走向狄希陳說道：「這鞦韆，我只有在你身上情，不許拆了我的。要是不依，我不敢揉那東瓜，我揉馬勃，只是合你算帳，咱兩個都別想活。」狄希陳知道寄姐的執性，說拆定是要拆，一定攔他不住；素姐出的告示又這們利害，又是個說出來做出來的主子。搭拉著頭，坎上了頂愁帽。

狄希陳還沒得央及寄姐求他別拆鞦韆，次日剛只黎明，寄姐早起，使首帕窺了窺頭，出到外面，叫張樸茂、伊留雷、小選子七手八腳，看著登時把個鞦韆拆卸罄淨。極的個素姐在屋裡又不敢當時發作，只咬的那牙各支各支的恨狄希陳。恰好狄希陳從他跟前走過。他說：「你既拆了我的鞦韆，外邊這景致，可要任我游耍。前向我進來的促急，還有海棠樓、錦官樓兩個去處，我沒曾到得，你送我到那邊走一遭去。」狄希陳沒敢答應，站了一會。素姐道：「你溫驚妝燕似的不做聲，是不叫我去麼？不叫我去，你可也回我聲話，這長嘍黃一般不言語，就罷了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待我到外邊問聲人，看這堂上三廳合首領衙裡也有女人出來看景致的沒有。要是曾也有人出去，我打發你出去；要是別衙裡沒有女人出去，這我也就不敢許了。這會子叫我怎麼當時就能回話呀？」素姐道：「你這就是相家那伙子人的臭扶聲！我合別人傢伙穿著一條褲子哩麼？別人去，才許我去！我不許你打聽別人，只是要憑的我！」狄希陳也沒答應，抽身往外去了。

寄姐梳洗了出來。素姐道：「這府城裡有海棠樓合錦官樓，都是天下有名的景致，妹妹，你不出去看看？你要出去，我陪著你；你要不去，我自己出去走走。他要攔阻我，不叫出去，我可定不饒他。妹妹，你只別管閒帳，與你不相干。」寄姐道：「一個漢子，靠著他過日子的，你人饒他，叫我別管呢！你再象那日下狠的打他，我就不依了！」素姐說：「我打聽的你自從我到了，你才覺善靜了些。你常時沒打他呀？」寄姐道：「你叫他本人拿出良心來說說，我照依你這們狠打他來？」素姐說：「妹妹，你不知道，賊賤骨頭，不狠給他頓，服不下他來。他叫出去就罷了，他要不叫我出去，只怕比那遭更還狠哩。」寄姐道：「也難說！那一遭我沒提防你，叫你打著他了。這如今守著我，你看我許你打不！」寄姐也只當他是唬虎之言，又恃著自己是個護法伽藍，也不著在意思。

狄希陳外邊待了一會，回到寄姐房中。寄姐道：「你叫他出去看甚麼海棠樓哩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他只是這們難為人。一個做官的人叫老婆出去遙地裡胡撞，誰家有這們事來？只嘆我不答應！」寄姐道：「你要不放手他出去，你就小心著，讓著他些兒。他安的心狠多著哩！」狄希陳道：「我好生躲避著他，要是他禁住我，你是百的快著搭救，再別似那一日倚兒不當的，叫他打個不數。」

從此狄希陳便也刻刻提防，時時準備。在裡邊合寄姐睡覺，必定是把門頂了又頂，門了又門。如在外邊自己睡覺，必定先把房門頂關結實，然後脫衣去網；著裡的小衣，遵依了吳推官的憲約，不敢脫離。素姐不得便當下手，屢次才待尋釁發作起來，不是寄姐上前攔護，就是狄希陳推著有甚官事，忙忙的跑出外面，成日家躲著。素姐越發懷恨更深。

一日，是糧廳的壽日，狄希陳因奪掌了他的成都縣印，恐他計較，正待尋一個枝節奉承他奉承，買轉他的心來，除備了八大十二小的套禮之外，十五兩重的三隻爵杯，十六兩重的一柄銀如意，二十四兩重的一把銀壺，三十二兩重的一面洗手盆，要道他祝壽；又求了蜀殿下的一個畫卷，請周相公進衙做的前引後頌。一一都收拾停妥，妝了兩大絨包，專等糧廳的消息。

狄希陳穿了吉服，在外邊與周相公說話。若是在外面等糧廳開了門，送過禮見了出來，外邊脫了衣服，豈不也脫了這場大災？卻神差鬼使，恐留周相公，清晨早飯不甚齊整，特地自己進來，到寄姐房內，再四的囑付。素姐見他進到寄姐房內，慌忙取了個熨鬥，把爐子裡的炭火，都揠在裡面，站在房門口布簾裡面，等得狄希陳出寄姐房來，從後邊一把揪住衣領，右手把熨鬥的炭火，盡數從衣領中傾在衣服之內。燒得個狄希陳就似落在滾湯地獄裡的一樣，聲震四鄰，趕攏了許多人。偏生那條角帶三揪拔不開，圓領的那個結又著忙不能解脫，亂哄哄剝脫了衣裳，把個狄希陳脊梁，不專那零碎小瘡，足足夠蒲扇一塊燒得胡焦稀爛。轟動了周景揚，也避不得內外，急跑進來，叫：「快拿鹽來！」使水泡了濃濃的鹽鹵，用雞翎蘸了，掃在燒的瘡上。

狄希陳覺得通身滲涼，略可禁受。周景揚問是素姐將火故意燒害丈夫，高聲罵道：「世間那有此等惡婦！天雷不誅，官法不到，留這樣惡畜在世！狄友蘇，你也過於無用！如此畜類，就如狼虎蛇蠍一樣，見了就殺，先下手為強！受他的毒害，還要留在世上？」素姐在房罵道：「賊扯淡的蠻囚！你掙人家二兩倒包錢使罷了，那用著你替人家管老婆！他不殺我，你替他殺了我罷！」周相公道：「我就殺你，除了這世間兩頭蛇的大害，也是陰鷲！我這不為扯淡！古人中這樣事也盡多！蘇東坡打陳慥的老婆，陳芳洲打高相公的老婆，都是我們這俠氣男子乾的事，殺你何妨！我想狄友蘇也奇得緊，何所取義，把個名字起做狄希陳！卻希的是那個陳？這明白要希陳季常陳慥了！陳季常有甚麼好處，卻要希他？這分明是要希他怕老婆！且是取個號，又叫是甚麼友蘇，是要與蘇東坡做友麼？我就是蘇東坡，慣打柳氏不良惡婦！你敢出到我跟前麼！」

周景揚只管自己長三丈闊八尺的發作，不提防被素姐滿滿的一盆連尿帶屎黃呼呼劈頭帶臉，澆了個「不亦樂乎」，還說道：「我這敢到了你跟前，你敢怎麼的我！」眾人見潑了周相公一臉屎尿，大家亂作一團。周相公待要使手抹了臉上，又怕污了自己的手，待要不使手去抹他，那屎尿只要順了頭從上而下，流到口內。

狄希陳躺在一根偏凳上面，一邊唉哼害痛，一邊看了周景揚止不住嗤嗤的笑。寄姐喝道：「詔道呀！人為你報不平，惹得這們等的，還有甚麼喜處，用著這們笑？」叫張樸茂、伊留雷請周相公到外伺候洗括，叫媳婦們流水燒湯，叫小選子伺候端水，房裡生上火。周相公沐了頭面，浴了身體，拿出狄希陳內外衣裳，上下巾履，更換齊整，對了張樸茂眾人說道：「好利害得緊！我那裡也算是婦人為政的所在，沒有這等毒惡婆娘！我想婦人至惡的也不過如高夫人、柳氏罷了，所以我一時間動了不平之氣。誰知撩這等的虎尾！」周相公倒不甚著惱，只是贊歎而已。狄希陳被人燒得要死不活，還管甚麼周旋人事。周相公叫人取出禮去，央了照磨，稟知糧廳，說他偶然被了火毒，不能穿衣，代他給假送禮。糧廳點收了後邊四樣銀器，又央照磨與他在堂上兩廳跟前給假。狄希陳在衙養病，郭總兵與周相公也都時常進來看望。

撫院牌行成都府，說：「省城缺毀甚多，叫作急修整堅固，聽候本院不時親到城上稽察。」堂上太守酌量了城工的多寡，分派了本府首領合成成都縣佐貳典史，成都衛經歷知事，各照派定信地，分工管修。府三廳合成成都知縣各總理一面，俱各遞了依准，剋日興工。惟有狄希陳把個脊梁弄得稀爛，被也不敢黏著，那裡穿得衣裳？剩了這工，沒人料理。太守心裡甚不喜歡，問是感得甚病，回說是被炭火所傷，不能穿得衣服。只得改委了稅課大使代理。

一日，太守合三廳都在城上看工。都是府首領，縣佐貳，就是衛首領，也還風力有權，也還有皂隸可使，修得那城上頗是堅固，工完又早。那稅課大使東不管軍，西不管民，匠人夫役在他手下的，都沒有甚麼怕懼。別人每日修得一丈，他一日盡力只好六尺；別人磚灰顏料只使得八分，偏他十分也不足用。若人手方便，或分人管理，或跟隨催督，再有頑梗的夫匠，不要論那該管不該

管，且拿出那委官的氣勢，扳將倒，挺他幾板，他也還知些畏懼。先是人手最不方便，幾個手下的巡邏，難道且不去四下裡巡緝商貨，且跟到城上來閒晃不成？太守見他的工完得甚遲，又修得不好，著實把那大使呵斥了一頓，要打他跟的下人，大使磕了一頓響頭才罷。遷怒到狄經歷時常害病，不理官事，甚有計較之情。又說：「因甚自不謹慎小心，以致被了湯火？聞說他的懼內，出於尋常之外。前日署縣時，將近一月，睡在衙裡，不出來理事，聞得是他媳婦子打的。不知怎樣的打，打得這樣重，一月不起！聞說從家鄉來了一個，更是利害。」

吳推官道：「先隨了來的是妾，姓童，京裡娶的。昨日新來的，是他的嫡妻。」太守問道：「聞說隨來的是妻，姓童；昨日來的是妾，姓薛。」吳推官道：「不然。先來的是妾，童氏，京師人，晚生曾考察過來，他自己供的腳色如此。後來的是他的正妻，堂翁說他姓薛。他的姓是隨時改的：到的時候姓薛，不多時改了姓潘，認做了潘丞相的女兒，潘公子的姊妹；如今又不姓潘，改了姓諸葛，認了諸葛武侯的後代。」太守笑道：「吳老寅翁慣會取笑，一定又有笑話了。」吳推官笑道：「不是潘公子的姊妹，如何使得好棒椎，六百下打得狄經歷一月不起？他還嫌這棒椎不利害，又學了諸葛亮的火攻，燒了狄經歷片衣不掛！」

太守合軍糧二廳一齊驚詫道：「只道是他自己錯誤，被了湯火，怎麼是被婦人燒的？見教一見教，倒也廣一廣異聞。」吳推官道：「滿滿的一髮門火，提了後邊的衣服，盡數傾將下去。那時正穿著吉服，要伺候與童寅翁拜壽，一時間衣帶又促急脫不下，把個脊梁盡著叫他燒，燒的比『藤甲軍』可憐多著哩。」太守都道：「天下怎有這般怪事？有如此惡婦？老寅翁與他是緊鄰，他難道也沒些忌憚，敢於這等放肆？」吳推官笑道：「晚生衙內也不忌憚他，他衙裡也就不忌憚晚生了。」軍廳道：「他衙內不顧上司住在間壁，就唱《鸚鵡記》，又唱《三國志》，絕無怕懼。可從不曾見老寅翁衙裡扮出這兩本戲來。」大家倒也笑了一場。

太守卻燈台不照自己，說道：「我們等狄經歷好了出來的時候，吩咐叫他整起夫綱，不要這等委靡。他若畢竟狡莠不才，開壞他的考語，叫他家去，冠帶閒住。官評就是吳老寅翁開起。」吳推官笑道：「還是堂翁自己開罷。晚生不好開壞他的考語，萬一叫他反唇起來，也說晚生被人打破鼻子，成了鼻衄，吹上甚麼驢糞；或再說晚生被人打的躲在堂上，蓬著頭，光著腳，半日不敢家去；再說甚麼被人捻到堂上，央書辦門子說分上；晚生就沒話答應他了。還是我不揭他的禿，他也不揭我的瞎罷。」太守還道吳推官是真話，童通判伶俐，笑道：「這個老寅翁倒是不怕他說的。只怕他說道：『不出來大家行香，卻在臥房中短站。』這便應他不得了。」同僚們又笑了一頓。

不知狄希陳何日好了脊梁，太守果否如何吩咐，其話尚多，此回不能詳悉。